

興縣城關領導思想不純組織不純

今春違反調地決定給壞人撐腰

打起「土改」羣衆幌子大肆破壞

(上接第一版)是西關街公所書記(破產地主)除以上的八人外,還可以舉出如下的份子,今春鬥爭後即已撤職回家,因而最近未扣的西關民兵中隊長裴其虎,他在豐鎮時即有貪污與破壞團結情事,到興縣西關之後又弄壞很多地雷,政治面目不清。還有西關街長胡承喜,是個國民黨員,一貫有破壞行為(現已撤職)。當過西關及南關民兵中隊長 of 呂喜明,他母親和地主胡耀華搞了十幾年,他他常向胡萬華要錢用;喬連迎原訂老中農,舊政權時就當主任,現在還當主任;代表劉槐花過去是大商,抗戰前喂六七條驢子。幹部民兵而外,其餘參加會的少數羣衆,成份同樣的不純,例如紫溝中段段,當時到會就有三個富農,一個惡霸富農;還有小學生中有劉丁香等地主子弟。

(一)既然要搞土地改革，就該徹底打垮地主階級，但組織不純，他們不是要澈底打垮地主階級，而是打草驚蛇，使地主覺悟，實際上保留了地主階級。這因為在鬥爭中起決定作用的某些領導思想上本來就不準備打垮地主階級，其中心思想多半是在抓一把，發洋財，而其中許多份子的數額就更複雜，乘機爭當，混水摸魚，使地主階級得到庇護。他們鬥爭當中，一面開會，一面挖東西，所以東關鬥爭地主白應慶時，聽了一聲「刨出來了」，就一湧而去，結果只是七十多斤銅元，而白應慶則跑得無影無踪。北關地主孫德珍，是個一貫的破壞份子，本來應在政治上給予嚴重打擊，又因為說了幾句漂亮話，就不給以政治上的打擊。又因為廣大貧苦羣衆沒有起來，北關地主康元耀、城內地主孫銀泉，都乘鬥爭混亂之際

柏樹的章子。先叫馬柏樹看，馬是領導一貨棧的，但對一貨棧有從成見，即表示同意，又叫王全茂看，王全茂也從成見出發表示同意，並說「我可以叫來鑒一鑒」，還叫他們「準備好力量」。他們於是就佈置。叫來之後，農幹李如桂說「先叫張經理說」，張說「郭會計說話不對，但那人一貫老實，叫他向你們承認錯誤」。民兵們說張是說漂亮話，又問他貪污多少？張說沒有貪污，民兵呂喜明說「你還承認貪污！」順手打了兩個耳光，後來又叫張經理給牛蔭樹作保，張不保，呂喜明說「將他的黑皮剝了」，中隊長與其虎說「拉倒罷了」，結果就將張經理剝掉衣服打了一頓，而那個混進一貨棧收賬一貨棧名廠的大貪污分子副經理李慶生，却因早在二十三日即看風駛船，「鑽」了房子和三百萬元本幣，此時平安無事。

仗，咱們也惹不成土城。」許多警衛員、戰士，得一再要求進城。有些地份子也嚷嚷大肆挑撥：「副官處大伙房管理員張洪林原是個地主，與土匪出身的蔣匪軍，被我俘獲之後，一貫貪污走私破壞軍紀，當時即在警衛員、戰士中多次進行煽動（現蔣已扣送軍法處）；還有地主股份、因家中被清算而蓄意破壞的通關員高岐美（現已被清洗）」等，也積極活動，都因領導上及時制止，才沒生出事端。同時，城內惡鬥爭與亂清算正在繼續發展，當時秩序極為混亂。許多人被弄得惶惑迷亂，搞不清「共產黨的政策到底要怎樣」。

分局已懷疑城關工作中有問題，二十六日即派副局長會同武主任等前往初步「一門爭」並進行檢查。二十七日，先在紫溝檢查了四團黨部的工作，二十八日，又召集了市委及各機關參

生、郭金璽、傅朝成等四個小學生打了。當時韓民兵要你們來到鞋工廠、織布廠等處挑撥：『人家來打了什麼人，帶着什麼槍。』又到幹區兵中間說一貨、周部長等又召集城關各機關幹部黨員代表會議，收集各方意見，展開嚴厲批評。大家列舉鬥爭以來擊擊中韓福恐慌、混亂的事實後，即又指出錯誤之嚴重性，並動員所有到會人員回到機關討論，說服一切人員負責安定市面，打擊一切壞份子。的活動。會後又調集各機關幹部六十餘人，分兩到擊擊中夫進行檢討解釋。步派時平、劉獻彪、馬相桐等同志慰問擊擊中委與一貨錢，平息黨政，以樹時平威信。時部長等嚴問擊擊中委時，羅政委、韓國樹則制止了，並鼓勵大家好好地進行土改工作，大家很受感動，進一步認識了自己的錯誤。

兵把持，包辦，其他的人不能自由發表意見。他們把地主叫到會場，除搞有清算關係的人偶爾質問幾句，很少訴苦說話（因此鬥爭康元耀之後，水勝灘等村婦女很不滿意，因為她們流淚上苦）。一般是先問地主有多少財產，再問是怎麼來的，說是割剝來的，就叫吐出「獻」。他們，一把子佔控會場中央，話由他們說，手由他們動，其他羣衆只能聽他們指揮，或者退後觀望。如果違反他們的意志說話或行動，就馬上給你加個罪名，同樣的「鬥爭」起來。西關鬥爭副主席諸晉時，退伍軍人丁維安（貧民，現參加貧民農會）以自己的看法，估計了一下呂某「底契大概沒有啦」，就被幹部民兵當作「狗腿子」吊打了一頓，還送了公安局。鬥爭地主白高唐時，貧農賈戶喜對鬥爭方式說了幾句不贊同的話，也被當作「狗腿子」拉倒牆了一頓。擺小攤的下根拉參加會時，李如桂說：「你參加可以，但說話要注意，不要成了……」打人的時候也動手了。……

小販牛兆應，也賣了不少東西。

(二)無階級路綫，無政策原則的亂清算，有些人便不分敵我的亂算起來，小出發之風一時盛行。有些人就混水摸魚。南關刺頭工人李拾弟，向趙起斤算十多年前當學徒時的工資，算下小米十石，給了三十石；東關貧民白候英，向鐵工李秀河提出要算十年前借過二十元白洋的賬，騙得李秀河要服毒自盡；城隍五里的月兒塔慈顧一韓郎「楊整作等，到西關向中商號牛亮算二十八年借債十元白洋吃利太大的賬，趙牛亮怕他提到大會上，給了四十斤粉條，楊整作等還到其他幾處一共算了四十石二斗米的東西。如此等等，鬧得基本羣衆恐慌起來。工人王建德到當時情況這樣說：「在得上不論碰到誰，只要說你欠我錢，就有人給錢」。好多貧苦人都不作長久打算了，一時吃風大熾，小販李多受說：「那幾天餅子賣得非常快，村裏人買肉吃的也不少」。

羅政委是僱工出身，參加過兩次長征（二萬五千里）征與四四年南下湖廣反攻的長征）的老幹部，是一位很堅強的同志。當時止從前方回軍區來開會，因為他老婆康就是地主康元耀的女兒，當天路過就到康家去，適逢軍團幹部、民兵已門完了康元耀。當時即將散會，聞人已定數，只幹部、民兵等少數人在看剛從康家出來的一只原冠。羅政委與康親第一次要進去，民兵不讓進。他們到市政府去開介紹進會場的條子，助理員劉洲藻（常陰陽出身，現已被四區滿家溝黨聚案扣回）存心要整他一下，就給他開了條子。進會場後，他問街長劉懷成等幹部：「誰領導的？」「誰得政權嗎？」幹部、民兵馬上說他是來「伺候地主」，農會郭懷生喊：「扯下來！」民兵劉志安就把他從台階上扯下，你推我拉起來。羅退上

「柏樹等黨報門爭情況，他們不願情勢如何危急，仍在誇耀其『一城讓』與『一勝利』」。武主任、周部長等當即嚴格指出當時情勢的危險性，若不積極設法補救，勢將不可收拾。並指明這次清黨門爭根本不是羣衆運動，而是幹部民兵等少數人的一運動，羣衆根本沒有發動。指明他們達反決議，敵我不分，造成混亂，侵害基本羣衆利益，引起羣衆不安，給以後土地改革以不可彌補的損失。但當時有許多同志思想上表示抗拒，連一地委組織部長時青也說：「對周部長的意見還有些接受不了。」

當時事態仍在繼續惡化。就在這一個晚上，一貨棧一部份人員，連我四關青公所人員和民兵中隊長裴其虎等數次，蓄意報復，嚇得他們跑到紅

副官長、保安處李處長、一地處等組成威風凜凜的工作委員會，進行善後工作。一體統收器材料宜傳解釋，同破錯門爭錯清算的基本要點進行賠償道款，門爭果實則暫行封存，俟後土改一併分配。這其間，一貨棧織布廠工人因因交口地主劉秋旺的挑撥，打劫四國兵田拘鞫，但因善後工作積極進行，以後未再發生類似事件。

工作檢查清算之後，一地委於五片區實區長聯席會上，宣佈了如下的處分：予市曹馬、樹以嚴重警告（後送黨校學習），四國民兵中隊長裴其虎撤職，一地委組織部長時清、純縣縣長劉德彪，分別予以批評處分，後來一地委土地會議又給行署農業科長王全茂以警告處分。

你在跟前作甚？」鬥爭大商李彥堂時，他「冒拔了」幾句，就被當作「灰人」打了一頓，任效忠、李如桂說：「你再不要參加了」。挨了打還不聽人說。此外還打過好幾個被加罪爲「包庇地主」的人，結果剛得到會的人，除了少數幹部民兵而外，誰也不敢隨便說話，唯恐說錯，挨打，有的人乾脆連會也不參加了。

打草驚蛇庇護了地主階級

混水摸魚侵害了基本群眾

因爲是一個幹部民兵等少數人的運動，而幹部民兵的成份，又是那樣的不純，許多壞人從中搗亂，使鬥爭鋒芒轉向我們的陣營中來，造成如下

莫斯科電：「

鬥爭鋒芒轉向我們陣營

打了一貨棧又打羅政委

(三)他們故意敵我不分的亂鬥，致使壞蛋乘機破壞搗亂，胡亂打人。二十六日一天之內，四聯打了一貨棧(原爲軍服司令部生產單位，後歸行營貿易總公司管理)的那個班、郭會計等；東關打了三五九旅供給部羅政委。

當日，西關鬥爭地主牛蔭樹(會混入軍區司令部副官處當過會計，是一個很壞的傢伙)，他先那把六兩金子保存到一貨棧，這回有意挑撥幹部兵兵與一貨棧的關係，就讓民兵李喜兒、弓子清、呂喜明隨他去取。因爲一貨棧郭會計說「金子不在手，拿到窩中去了」。後來話不投機，又說兩句「你們一定要，到窩中取去！」民兵們過

了，幹部民兵們抓住幾個話柄就不放，連聲質問：「怎的個匪徒？」並且毆打起他來——民兵中隊長王亘成先從後面將羅福林住，盡幹郭保孫動手就打，接着有人喊：「齊打！」幹部郭保孫楞楞的，聞九生等將羅從頭到腳亂打了一頓，另一邊羅銳也替武候且毆打。到地上。後來不打了，羅政委要求把他本人「送回事區處理」，但他們決定送市府。已經要定時，市委任效忠又說：「慢說他是九族的，就是賀司令員、天子爺來了，他『初犯地主』（？）就要打。齊捆起！」（這種說法，簡直是對賀司令員的聲譴，是何居心？）於是又捆起來，由市長郭韓邦帶着押送市府。（一到市政府，羅政委即誠懇虛心地檢討自己：「是我自己的不對，我不應該到康家去，有意見也應該向組織上提。」對於被捆被搶毫無怨言。後來再派人去到市政府，才把他放開。）

（隴石訊）西區相當行政村在成立貧農團後，將前任中隊長宋德隆、農會秘書圖振文、村長羅政訓等扣起。本月初召開的全行政村貧農團大會，初步揭發這些頑蛋的材料，關於對村長的意見，武家莊上說：「今春借口糧，富農能借，不讓我們借。」相當村的人說：「公賬不通知大眾就派，說話三瞪眼迫迫羣衆，可把我們村這些人臭罵了一頓，婦女們開一次會，打攪婆姨們攪得弄不幹。」地主郭鄉長放鬆的意見擠出來說：「羣衆擠出來說：『幫助門爭農會秘書，選了我主席團，村長就把我捉起，』你個個流『苦叫流恨地』」

權

候審

一次，分棉花把成，這是些舊棉，當官鑑定還不是貧農郭朝成從人今春郭朝成同學賀中同學才走，人們，惡狠狠地就張地指：「我說：『我吃大灰來還

準備再多搜集材料，發動羣衆，徹底和雜牌挖根子算老賬。接着又揭發了中隊長高德隆吃二毛，吃了大地主郭棟二地米，穿了二雙皮頭鞋，便霸庇住地主兒子不當兵。全行政村的毛舉給開默聚。農會秘書閻振文毛假裝村長算工賬，威嚇羣衆。今春門事果實盡分給幹部。最後大會通過解散村公所，原有幹部一律撤消，嚴候審查。公推：相富村、東相王保、東坡二大村的貧農團主任王保、期、李富生、居勝三人臨時代行職權，等全行政農民代表委員會成立，再行討論。

分局派員挽救危局

兩件事情，在黨內和部隊同志中激起很

這些壞蛋，就是這樣對待他呀！一水泉洞、頭泉泉等村黨衆也反映：「如果沒有他們在前方打打，咱們也穩不成土地。」許多警衛員、戰士每得一再要求進城。有些壞份子也乘機大肆挑撥：「副官處大伙房管理員張洪林原是個地主與土匪出身，當時將匪軍，被我俘獲之後，一貫貪污走私破壞軍身的，當時即在警衛員、戰士中多次進行煽動（現已扣送軍法處）；還有地主成份、因家中被清算而蓄意破壞的通訊員高岐美（現已被清洗）」等，也積極活動，都因領導上及時阻止，才沒生出事端。同時，城內亂鬥爭與風清算正在繼續發展，當時秩序極爲混亂。許多人鼓弄得惶惑混亂，搞不清其共產黨的政策到底有何問題。

分局長已懷疑城關工作中有問題，二十六日即派副局長會同武主任等前往停止此一「鬥爭」並進行檢查。二十七日，先在紫雲檢查了四聯總的工作，二十八日，又召集工市委及各機關分

日的打劫，打的汽車也不敢跑了。又有我的「寶鏡」一桿，也敢不敵了。又去搞事，氣得一貨棧一些人把武清書、王玉生、郭金龍、傅劍成等四個小學生打了。當時譚有破道份子到鞋工廠、織布廠等處挑撥：『人家民兵要打你們來了！』又到幹部區兵中間說一貨棧來了什麼人，帶着什麼槍。廿五日，武主任、周部長等又召集城關各機關幹部黨員代表會議，收集各方意見，展開嚴厲批評。大家列舉門爭以來羣衆中種種恐慌、混亂的事實後，即又指出錯誤之嚴重性，並動員所有到會人員回到機關討論，說服一切人員負責安定市面，打擊一切壞份子活動。會後又調集各機關幹部六十餘人，分兩批到羣衆中去進行檢討解釋。並派時平、劉獻庭、馬樹樹等同志慰問鄉政委與一貨棧，平息衆憤，以防事態擴大。時部長等繼開鄉政委會時，羅政委到會，勸導自己，並鼓勵大家好好地進行土改工作，大家很受感動，進一步認識了自己的錯誤。

離石泪常寸 解放寸公所

貧農團主任代行職權

（隱石訊）四區相當行政村在立貧農團後，將前任中隊長宋隆、農會秘書團勝文、村長龔進等扣起。本月初召開的全行貧農團大會，初步揭發這些貪污材料，關於對村長的意見，武家莊上說：「今春借口糧，不能借，不讓我們借。」相當的人說：「公賬不通知大眾就說話三瞪眼壓迫羣衆，可把村長這些人兒買賈了，婦女們

開一次會，打攪婆姨們攪得弄不幹個。」地主郭榮村長放鬆的。羣衆擠出來說：「幫助門爭農會秘書長把我主席團，選了我主席團，村長就把我捉起罵：『你個個流亡』」苦叫流氓地痞

貧農團主任代行職

村長中隊長農會秘書扣押

候審

一次，分棉花把成，這是些舊棉衣當選定還不是貧農郭朝德從人今春賀中同學書高士保，人們賀中同學才走，惡狠狠地就張地拍：「我吃了吃大灰來這」

準備再多搜集材料；發動羣衆游底和雜灣挖根子算老賬。接着又揭發了中隊長高德隆吃二毛，吃了大地主郭棟二十米，穿了一雙皮頭鞋，便霸庇住地主兒子不當兵。全行政村的毛舉給開歡聚。農會秘書閻振文假裝村長算工賬，感嘆羣衆。今春門事果實盡分給幹部。最後大會通過解散村公所，原有幹部一律撤消，嚴候審查，公推相富村、東組王保、東坡三大利的貧農團主任王保期、李富生、居勝三人臨時代行職權，等全行政農民代表委員會成立，再行討論。

美英法勾結阻撓破壞

外長會議以失敗結束

（倫敦二十日電）外長會議，於二十五日開始，討論對德和約，及對德經濟合作問題。會議中，美英法三國，均主張對德採取嚴厲之經濟制裁，以迫使德國投降。蘇聯則主張對德採取寬大之政策，以促進德國之經濟復興。會議中，美英法三國，均主張對德採取嚴厲之經濟制裁，以迫使德國投降。蘇聯則主張對德採取寬大之政策，以促進德國之經濟復興。會議中，美英法三國，均主張對德採取嚴厲之經濟制裁，以迫使德國投降。蘇聯則主張對德採取寬大之政策，以促進德國之經濟復興。

蘇今年穀物收穫

較去年增加一半以上

中部農業地區將用人造雨

（莫斯科二十日電）蘇聯農業部長，於二十四日宣佈：蘇聯今年穀物收穫，將較去年增加一半以上。此項收穫之增加，係由於蘇聯中部農業地區，將用人造雨之方法，以增加土壤之濕度。此外，蘇聯政府亦將採取其他措施，以促進農業之生產。

希民主軍領袖公開信

痛斥賣國賊迫害民主人士

蘇勞動英雄亞力山大可夫

一年可完成五年工作

（列寧格勒二十日電）蘇聯勞動英雄亞力山大可夫，於二十四日宣佈：蘇聯今年穀物收穫，將較去年增加一半以上。此項收穫之增加，係由於蘇聯中部農業地區，將用人造雨之方法，以增加土壤之濕度。此外，蘇聯政府亦將採取其他措施，以促進農業之生產。

看看地主的狼心

——記五樂城關展覽會

十二月八日，下着大雪，但五樂城關的展覽會，卻在熱鬧中進行。展覽會中，展示了許多地主的狼心狗肺，以及他們對農民之迫害。展覽會中，展示了許多地主的狼心狗肺，以及他們對農民之迫害。展覽會中，展示了許多地主的狼心狗肺，以及他們對農民之迫害。

窮人賣孩子也受剝削

吳存後是窮人，他在前年，因生活所迫，將自己之兒子賣出。吳存後是窮人，他在前年，因生活所迫，將自己之兒子賣出。吳存後是窮人，他在前年，因生活所迫，將自己之兒子賣出。

（四月八日）吳存後是窮人，他在前年，因生活所迫，將自己之兒子賣出。吳存後是窮人，他在前年，因生活所迫，將自己之兒子賣出。吳存後是窮人，他在前年，因生活所迫，將自己之兒子賣出。

僱工過節

僱工過節，僱主不給工資，僱工生活困苦。

僱工過節，僱主不給工資，僱工生活困苦。僱工過節，僱主不給工資，僱工生活困苦。僱工過節，僱主不給工資，僱工生活困苦。

